

与陈丹青交谈

《艺术世界》专栏文章结集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陈丹青交谈/陈丹青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
2007.11

ISBN 978-7-5321-3240-9

I.与… II.陈… III.艺术-研究 IV.J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60223 号

责任编辑:俞雷庆

美术编辑:王志伟

封面设计:蔡立国

与陈丹青交谈

陈丹青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640×978 1/16 印张 8.5 插页 2 字数 106,000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,000 册


ISBN 978-7-5321-3240-9/I·2464 定价:1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4992

与陈丹青交谈

《艺术世界》专栏文章结集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5/ 自序

11/ 元月版

23/ 二月版

33/ 三月版

43/ 四月版

53/ 五月版

63/ 六月版

71/ 七月版

81/ 八月版

91/ 九月版

101/ 十月版

111/ 十一月版

121/ 十二月版

——王安忆曾说：“和丹青可以交谈艺术”，陈丹青则认为“交谈”也是“艺术”。

明年新版《艺术世界》月刊将为读者推出专栏



《与陈丹青交谈》

本刊这一新栏目欢迎读者踊跃来稿
提问、发问、不拘形式、不限范围、海阔天
空谈艺术。陈丹青说：“我至今不了解什么
是艺术，但我愿意交谈。”

让我们期待各种活泛有趣的话题，期
待陈丹青给予我们还没有的回应！

来源请注明《与陈丹青交谈》专栏收

自序

这本集子的出版，拖延整六年。六年前，上海《艺术世界》杂志编辑俞雷庆女士拉我开一年专栏，说好弄完了印成集。待十二期对付过，我就忙成别的样子，没时间，也没心思去整理，难为俞老师年复一年催。

《艺术世界》原是八十年代面向“老百姓”的一份文艺刊物，新世纪“与时俱进”，改版式，换思路，一时办得比专业圈杂志更好看。2000年我回国定居，寻过来的头一位编辑，就是俞老师。她先曾拉了不同行当的文艺人做跨专业对话，其中有安忆和我的聊天，题曰《拿起镰刀，看见麦田》，又选登我几篇稿子，取自我当时尚未付印的书。到夏末，她再三再四提出要我开专栏。好吧，那就开专栏，可是写什么呢？只听她电话里反复说：“什么都可以讲呀，陈丹青！随便你怎么讲！”那好，最便宜的法子无如大家出话题，省得我伤脑筋。俞老师随即拟定广告登出去，请该刊“广大读者”给这家伙写信撩话头。专栏的名目，就叫做《与陈丹青交谈》。

回国及今，我常被美术圈好汉斥为江郎才尽无路走，转而假借媒体乱作秀。现在想想，那最初的“秀事”与“秀场”，便是这份小专栏——记得那页广告印我一张小照片，裁去脸面，手里端一枝细长的烟。莫非香烟广告么？那烟，是从纽约抽惯了带回来，中国叫做“坤烟”，即夹在指缝里装装样子的女士烟……不久，真有读者陆续来了信，俞

老师一批一批转寄到，我就坐下来挑挑拣拣，拈个话头往下写，事先规定：每月中旬末交账，字数四千，版面两页。

“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得快！”当初写成第一期，时在2000年年底，克林顿仍在白宫，小布什奔走竞选，萨达姆岂料阳寿将尽，而且是绞刑，本·拉登袭击美国的计划，则翌年大功告成，所以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座断送的三千多怨魂，那时个个鲜蹦活跳在人间……中国怎样呢，记得是三峡大坝接近完工，京城的五环路才刚开通，申奥结果迄无公布，电子邮箱犹未普及，“博客”更是多年后上市的新把戏，读者来函全部是手写的传统信件……文艺界影视圈，则《上海宝贝》的作者正当大紫，少年歌迷尚不知周杰伦何方神圣，“八零后”才俊适在大学用功，贾樟柯啼声初试，国产大片还没上映，央视十频道小节目《读书时间》濒临末位淘汰，而《新闻调查》与《面对面》栏目的亿万观众，是要到非典那年这才每周领教王志与柴静的咄咄追问……小小美术界，千禧年那届上海双年展俨然是为当代艺术正名的信号，京城前卫盲流被驱赶的生涯初告缓和，众人翘首辨析，何枝可依？北京“798”厂区还是一堆水泥破烂，或有几位穷画家探头张望询问租金吧，谁曾想几年后境外艺术界大小腕儿争相进驻，更别提日后艺术品拍卖行市的火爆蹿升……至于我受聘供职的所谓教育界，世纪初适值全国重点大学的庞然合并与行政升级，当我初识国中教育现状而少见多怪，格外伶俐的学者们则个个悄然心喜，竟相关起门来着手新一轮权力洗牌与利益瓜分。

然而以上均属后知后觉，在我，新世纪初来乍到看家国，事事糊涂而新鲜，径自在专栏里和“广大读者”瞎起劲——不变的事物有没有？有的。去年“博客”大热，我也给哄着弄了一整年，每次读那些密密麻麻的跟帖，和六年前给交谈专栏写信的陌生读者简直是同一路人，其范围，大约是文艺青年和大学生——我所谓的“不变”指得是什么呢？即交谈者认知世事的思维、心态、语言和句式，在这本小册

子里都是现成的例。

当然，我自己的谈论也早过了时，现在读来，迹近扯淡——前十一期嬉皮笑脸，末一期，忽然对准外语考试破口大骂，实在是从气闷的学院伸出脑袋，做做深呼吸。我的恶名，大概便起于那次公开发作吧，前年的《退步集》单选专栏里的这一篇：据说，当年四川美院的学生复印了贴墙上，上书“请看猛文”。我惊讶，此前果真没人敢吭声，又据说有家长不让孩子读这篇粗野的稿子，我竟几分自责，因知考试绝对躲不过，读又何益？此后另有学者教授为文申明“考试最公平”，“外语很必要”之类大教训。这些位居要津的正人君子啊！当今世道，真是丘八见秀才，有理讲不清。

萨特说，写作意味着“干预”和“介入”，我却凭借写作而退出不干；他又说，写作是一种寻求自由的方式，我倒服膺伯林的所谓“消极自由”，选择走开；我并不欢喜萨特，但他下面的话又似乎与我这份专栏正仿佛，意思是说，并没有为自己写作这回事，当你“为了别人，通过别人”，于是才有写作。前一句乃是左翼的老调，“通过别人”却属实情：早先拉我写作的多是编辑，这回，怂恿我开口的全是纷纷来信的陌生人，我近年持续还在写，就是上了读者——也即“别人”——的当，因我无保留同意萨特这句话：“写作包含阅读。”不是吗？读者同时成为这份专栏名副其实的作者，而我的书写，只因读了读者的信。

愿它是我唯一开办专栏的记录，那是光阴的催逼与浪费。虽则我只能借这类小把戏说点半真不假的闲话，一如我们所能自欺的自由，不过是语言的碎屑，而大家心里其实有话说——我曾这样子不虞深浅迎向“别人”么？很快我就惧怕人群的嘈杂，期限一到，赶紧缩回来，即便我与人群的中介，只是纸面的书写，而由“别人”引发的书写，确实改变了我回国后的生活。巴黎街巷的“别人”们与京沪闹市熙熙攘攘的“别人”也属同样的处境和品质么？

其中几层意思，我不好说。

现在这本小集子将要面世了。真没见过别家专栏这般偷懒而取巧，一路借别人的话头，顺势絮叨，所以临了再次谢谢撩拨我开口的陌生人。其中出现名字的若干读者或许乐意过一眼：还记得你我六年前说过什么警句般精彩的蠢话吗？我靠大家凑成了这份不长不短的交谈，为了重温彼时的浅薄与无聊，诸位可有兴致再来读一读？

2007年8月1日写在北京



陈丹青，2007年5月摄于上海。



杜尚先生没惹谁。他不坏，他很好。他甚至治好了我的“头痛”——图为易装的杜尚，摄于1921年。

元月版

开场白：今岁归国，各地刊物不免时来邀稿。几番应酬过，还不放我清闲。现今关于文艺的话题、问题，确乎不少——上海《艺术世界》改版以来，成为一本讨人欢喜的综合期刊，我于是承应开设专栏一年，与大家纵意交谈。然而不设专题也有显著的弊端。年来受各院校邀请座谈，每以临场问答的方式，发现大部分提问相当浅杂，思路却皆尽相似。现如今市面上的讯息如此畅达，而艺术青年反倒茫然，这是我在国外不能想见的，以至有朋友生气语告：这样浅薄无知的问题，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吗！是的，我回答了，因我并不比别人更深刻、更有知，我所属意的是各种问题的背后的问题，并期待这项栏目的交谈能够渐入佳境。倘若问答两面终于还是乏味无趣，我会提前住嘴，将版面省出来。自然，我知道：圈子里、江湖上，另有高明的人士，不提问，却带着问题；不插嘴，但其实是值得交谈的人物，现在，在纸面上，愿意开口捧场么？

你认为在艺术中能够得到什么？

得到所谓“艺术”：有时自以为得到了，有时发现并没得到。

你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

没想过。不知道。“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大概就是生命吧。一片破砖飞过来，我绝对抱头奔窜，惟恐丧命。

有道是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。”那是好诗（洋人的好诗，译得也好），但我不会上当的。

佛家、哲学家倒是早就警告人类：生命是盲目的，生命毫无意义。

你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

在饭桌前或洗手间，我确知自己的每个动作在干什么。画画或写作时，我也自以为知道一笔笔下去，是在干什么。可是过了几天，几年，甚至十几二十年，我回看自己的图画或文字，常常不确定自己究竟干了什么。所以我见到、听到别的艺术家头头是道谈自己，偶尔窃笑。

还有：每天，大约八小时左右吧，我睡着了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“干什么”。

你认为你是一个平凡人么？

我是我父母的儿子，我女儿的父亲，我孩子的妈妈的丈夫，是我所有亲戚的赖不掉的亲戚；是朋友的地址本上的一个姓名，是私人护照、银行账户、注册电话、收费单据上的一个号码；一个每年在海关关口柜台前排队等候进关或出关的老盲流，一个在美国与中国国家税法规定中必须交税的公民；有一天如果我学会开车而误闯红灯，我将是一个随时随地被交警喝令停车的人。

为什么剃光头？为什么穿中式服装？是否信佛？

为什么要问“为什么剃光头、穿中装”之类问题？为什么“剃光头、穿中装”就有“信佛”之类联想？是什么原因，起于何时，一个中国人见到另一个中国人“穿中式服装”，会发生以上的问题与联想？

去年我还以为你在美国受苦呢，今年年初才知道你回来了。据报道你在美国受苦，是真的吗？

“据报道”，中国人在美国大抵是在受苦，那是“报道”的兴奋点。假如这能使国内的同胞兴奋，“海外赤子”再苦也值——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“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”，当然，那三分之一就是指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人。我实在不忍享受“水浅”而“火不热”的生活，遂毅然出国，“受苦”去了——真不好意思，“今年年初”，我又“回来了”。我一回来，还在美国的不少中国同行就忧心忡忡诚心诚意追问我：适应么？习惯么？后悔么？那意思，就是怕我回来又“受苦”。

中国人真好，真心疼别人在受苦。谢谢！谢谢！

为什么你在伦勃朗的画面前哭？

无有此事！在这样的传说面前，我倒真有点想哭。

请问西方对中国油画怎么看？

回国后，这个问题我差不多遇到过一百次——照女权主义的理论，这是个十分“女性”的问题：他会怎样看我呢？我该怎样打扮呀？用唐诗的句子，即“画眉深浅入时无？”借张爱玲以上海话解释诗经的说法，则类似的心态或愿望是在对人家“瞄法瞄法”，即“斜看”、“偷瞥”、“揣度”之意。

（可惜，“瞄法瞄法”，现在的上海人似乎不说了。）

其实我没有资格回答这问题，该去问西方人。我每遇到这个问题，大致是反问：您怎么看您自己的画？

请问，面临油画艺术发展不大的二十一世纪，艺术家们该如何探索进取，才能得到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双丰收？现今哪些画家在这方面做得不错？会不会在国际舞台上有很大的前途？

这三句话，像是报纸社论或会议报告的语言。后一段话并不是问题，而是价值观的表述。“请问”，如果艺术商业“双歉收”，如果在“国际舞台”没“前途”，您会“探索进取”么？你还画画么？

就我所见，譬如，这回人选《上海国际双年展》的中国艺术家，个个都很棒。如今他们不必走出国门，就很“国际”，因为从这项大展看，“国际舞台”在中国，在上海。据我看，被选中参与是项大展的外国艺术家倒是很有福气：他们在“世界”上玩儿够了，今次能玩进中国来，真是大有“前途”。

你如何看待“脱离”与“贴近”：即假如你的作品被群众喜欢，贴近群众，会自认为是“跌档次”吗？而假如你的作品别人看不懂，又觉寂寞，那么怎样才是好？这是不是艺术的尴尬？

什么叫“脱离”与“贴近”？您是“艺术家”么？您当真以为熙熙攘攘的“群众”巴望您的艺术“贴近”点，或扯着您，生怕您“脱离”而去么？

意大利当代画家山道尔·基亚说：“大街上除了艺术，什么都有了。”大街可不尴尬——艺术也不尴尬，如果您所说的“艺术”指的是挂在墙上的画或者任何已经做成的当代艺术品。我猜，尴尬的总是面